

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

大象文艺出版社

徐 冰 亞

CHINA MODERN
NOVEL CLASSICS



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

CHINA MODERN
NOVEL CLASSICS

徐 坎 亞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

第三章 闰二月

滞雨初歇，湿云酿阴。轻风剪剪，客心欲碎。怅望乡云，杳无的信，不识故园尚有未残梅否？杞生请假归，久而不来。校务委余兼任，终日昏昏，沉闷欲死。惟晚来一枕蓊蓊，稍觉甜适。不作日记者，已半月于兹矣。此半月中，事亦无可记。来此绝境，操此生涯，既无资料，又少心情，此后余日记簿中，将多不填之空白矣。

石痴抵东已久，海天万里，两度书来，稽懒庄荒，未有以报。其第二函中，有诗叫绝，系与东友在大森看梅之作。录以示余，并索余和。此书来亦旬日，想石痴此时正屈指计邮程，翘首盼飞鸿矣。书不可不答，诗亦不容不和也，枕上吟成，苦无佳句，聊以慰石痴之望而已。

东风吹恨满天涯，梦断罗浮不忆家。故国山河残破甚，争来海外发奇花。

吹葭已变旧时灰，才见森林绽早梅。毕竟东方春信晚，一枝先已向南开。

倩问何人种此梅，今朝尽为使君开。世间急待调羹手，尽许东风着力催。

一从迁植到山房，忘却当年处士庄。铁石心肠移不得，而今也斗入时妆。

书室前有庭一方，庭无杂树，一梨花，一木笔而已。



梨树大可合抱，高亦寻丈，木笔则枝干伛偻如侏儒，其低者仅与檐齐，遥对梨花，若甘拜下风者。以二花之品言之，一极平谈，一极绚烂；一为出尘标格，一为媚世容颜；一多风流自赏之姿，一俱憔悴可怜之态。雅俗不伦，荣悴异遇，不知当时花主人，何以将此二花并植一处！然而万紫千红，无非薄命。东风恩怨，一例无边。弱如梨花，易受风摧雨打；灿如木笔，亦岂能常开不谢！吾为此论，真不通之甚矣。今年春信较迟，斯时之梨花，正烂漫盈枝，亭亭玉立。设不幸而遇无情之风雨者，不日且就残矣。眄彼辛夷，犹含苞未坼，珍重第一花，賒得春光几许，诚哉早发不如晚达也。

东风飞快，剪尽韶华。雨雨风风，又值禁烟时节。校中循例放假焉。午饮薄醉，乡思如焚，粥香饧白之天，酒尽愁来之候，重门深掩，风雨凄凄，凭吊梨花，飘零一半矣。昨日枝上鲜，今朝砌下舞。余固知其无能久恋也。嗟嗟！蝶梦成烟，尚有未归之客；莺声如雨，已催将暮之春。好景不常，虽怀曷遣，诵放翁“又见蛮方作寒食，强持卮酒对梨花”之句，能不黯然欲绝乎？

日来风雨二师，大行其政。今晨阳乌偶出，遽尔逃匿，若十三四好女儿羞见人也。向午淅淅沥沥之声，又到愁人耳边矣。院落沉沉，春光深锁，一时真个冷清清地。酒醒奇渴，自起瀹新茗，焚好香，按洞箫信口吹之，居然一市上乞人矣。又如赤壁舟中客所吹呜呜之调，宛转哀怨，嫠妇安在？闻之或可泣否？一曲既罢，小立回廊，视梨花正纷纷自下。白战一场，无言自泣，风景弥复凄黯，因口占一绝句云：

冷人冷地太无情，一片闲愁眼底生。日暮东风吹



更急，满庭梨雨下无声。

清吟乍歇，鹏郎忽来，手携芳兰二茎，为余插之瓶中，嘻然曰：“先生寂寞哉！以此伴先生。”余问：“花何来？”曰：“此吾家所固有者。阿母最爱此花，长日与之相对。先生亦爱之否？”余曰：“此花香清韵淡，余亦爱之。惟汝识之，花不可轻折也。植于盆中，可延一月。折而养于瓶内，不数日而瘁矣。”鹏郎曰：“阿母亦尝以此言戒余。余今日折而赠先生，阿母固不余怒也。”言已自去。

异哉此不可思议之兰！果胡为乎来哉？味鹏郎言，则赠兰者非鹏郎，固自有人在也。余对此兰，益不胜美人香草之思矣。濯濯之姿，尘飞不染。依依之态，我见犹怜。渺渺兮余怀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兰不能言，其何以解余之心感乎？因作《对兰》、《问兰》二诗以寄意。

含烟泣露可胜情，折取瓶中懒自呈。未许岩峦终志操，不妨风雨过清明。瘦来只恐香成泪，淡极应惟我称卿。从此名香无用蕝，垂帘静坐足心倾。

忽否芳春占已迟，美人空谷尽相思。同心结佩知谁许，竟体扬芬怎自持。明月几时照清梦，托根何地寄幽姿。孤标果许人怜惜，为我低头对面时。

环校皆山也，群峰初霁，拨黛若沐，掩映于碧油橘子间，其状万变。就中有一山，突兀撑空，纵横数十里，作势如奔马，视众阜如婴提。群山若侍从者，则所谓鸿山是也。考之邑乘，鸿山原名让皇山，又名铁山，有泰伯遗墓在焉。曩游虞山，尝谒仲雍墓，初不知泰伯墓在何处，窃意二子之逃也，行踪既非两歧，遗蜕应同一穴，而千百年



后，各占一山，遥遥相望，此亦不可言者也。让皇山更名鸿山，则以梁鸿与孟光同隐于此之故。至又名铁山，则不知何所取义矣。

每岁清明，远近士女，在山下作踏青之举。是日红男绿女，踵接肩摩，有万人空巷之观。其近者则携樽挈榼而来，其远者或命车棹舟而至。一年一度，人趁风颠，远岫迎人，娇莺留客，极一时之豪兴，收十里之春光。过此以往，则寂寞空山，凄凉古墓，只有夕阳翁仲，枯木寒云，无言相对而已。盖是山绵亘十数里，四无人烟，离城穹远，王孙公子，不来此处着鞭，逸客骚人，更是从来绝迹。一年中惟清明一日，附近村民，相与倚裳连袂，山前山后，喧逐如狂，不过循成例以为欢，趁良辰而共往，熙熙攘攘，殆无有知踏青为韵事者。就中田夫野老，樵子牧童，占过半数。欲求一啸青吟翠之徒，搜峭探奇之客，盖属绝无，仅有如天末美人，可望而不可即。此余于未游鸿山之先，询诸鹿苹而知其然者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今岁清明，适应是语。风雨无情，败尽游人之兴，踏青惯例，乃迟三日举行焉。鹿苹招余同游。余不获辞，且欲一揽鸿山之胜，乃棹扁舟而往。盖是山离校十馀里，一两芒鞋，难胜是役，余复不能健步，故代之以舟。然“踏青”二字，未免有名无实矣。

山之四围，绝无胜处。俗传鸿山十八景，其第一景则曰大脚姑娘，其他尚何足道！最特色之点，厥为泰伯墓，次则梁鸿祠。墓在山阳，崇封屹屹，形势郁蟠。墓前有大红山茶两株，大可合抱，花如缀锦，殆灵气之不钟于人而钟于物者欤！祠在山麓，形式至为简陋。败壁颓垣，仅支一角。祠亦无主，惟所祀梁鸿、孟光之像则尚存。男则白



山道袍，丰神奕奕；女则钗荆裙布，颜色怡怡。高风千古，辉映后先。瞻仰之余，令人慨慕。夫以三让高踪两贤芳躅所止之地，宜其转移风化，垂教无穷，数千百年后，生其地者，犹多盛德君子焉。以余所闻，则不其然，岂其遗泽已尽欤？

山势甚岑巍，而枯瘦于秋。生意都歇，既无郁郁丛林，并乏萋萋芳草，名曰踏青，毕竟无青可踏。游人如带，紧束山腰，不知若辈所藉以游目骋怀者果何在也。而高原之上，败棺纵横，白骨狼藉，几于遍山皆是，以点缀此可怜春色，较之曩者大田中所见，殆如辽东之豕，少见称奇，令人到此，几疑深入不毛，萧条满目，宁复忆是踏青时节，拾翠风光哉！来斯广漠之区，那得登临之趣？只觉凄凉热闹，两不可堪。俯仰游观，一无所得，索然兴尽，鼓棹而归。途中口占两绝，聊记斯游之幻。

绿惨红愁色未匀，出门风物几曾新。故乡春半不归去，野鸟山花空笑人。

青山无语对斜晖，人世荣华旦暮非。多少枯骸紫蔓草，清明不见纸灰飞。

东风无赖，人软于绵。昨夜中酒，今晨致不能起。幸校课在第四小时，不妨蓬蓬一枕，暂偷半日闲也。案头瓶兰已僵，残泪欲滴，静中相对，悠然而动遐思。香魂一缕，欲断未断，呼而祝之，花闻之乎？花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！余亦殆将病矣。

灯花落尽，稚子不来。独坐寡欢，羁愁叠起。忽忆故乡尚有二三知己，如汪子静庵，邵子挹青，皆余昔时吟友。回首当年，时相过从。三月莺花，一船诗酒，此乐正



复不浅！嗣余惨遭家难，抱恨终天。读礼之余，啸吟俱辍，遂与二子疏，然犹未至数月不见也。今则故人无恙，独客无聊。落月屋梁，怀思靡已。梅花岭树，瞻望徒劳。重拾坠欢，更不知在何日矣。永夜怀人，不能成寐。且凭尺素，以写我心。二子得之，当有以慰我也。与静庵书曰：

暮靄苍苍，关山色死，此如何景象耶！单床冷席，孤寂如鹜，此如何地位耶！顽童数辈，终日聒噪，此如何生活耶！而梦霞以一身当之，不其危哉！盖自风雨孤舟，飘摇到此，忽忽已匝月于兹矣。愁中滋味，尝遍十分；病里光阴，抛来几日。回首荒店品茶，丛祠赌弈，情澜不竭，密坐谈心，曾几何时，恍惚若梦，渭北江东，云愁树惨。我所思兮，杳不可见。浮世光阴，隙驹之影耳；人生聚散，沙鸟之迹耳。黄昏不寐，摊书独坐，乡思羁愁，百无聊赖。不徐不疾之钟声，若与我问答焉；不明不灭之灯光，若为我摄影焉。叹世运之不齐，伤命途之多舛。鸡声落月，刘琨起舞偏迟；雁影西风，庾信伤心太早。才人薄命，名士工愁。同病如公，何以教我？嗟乎！笔墨无情，莺花易老。君才如海，我志将灰。浊酒一杯，此身何有耶？裂素写意，聊寄殷勤。春风多便，惠我好音，勿使消息如瓶井也。

与挹青书曰：

浮云一别，殢雨三春。酒分诗情，而今搁起。故乡春半，可归不归，得毋莺花笑客乎？故人无恙否？



乡园事事驱人出，只有朋欢系客赐。别来消息沉沉，忘筌之交，何藉中山毛生，虚问寒温也。风尘知己，落落曙星。昨日惜秋短章投我，颇知近状。徐郑二子，已否晋省？雪泥异路，恐此后踪迹如秋叶也。寒乡孤客，穷苦万状。花娇柳宠，触目尽足伤心；燕语莺歌，入耳者成苦趣。三怀闷酒，一曲风琴，近日常涯，殊落寞耳。足下襟怀洒落，才思纵横，诗不多作而有奇思。昔人句云：“春物诱才归健笔。”未知今春之笔健乎？否乎？如有佳作，肯录示一二以慰羁人之渴想否？（下略）

寒食清明都过了，雨丝风片正愁人。斯时阶下梨花，零落殆尽。一片春痕，狼藉满地。有情人对之，殊未能惘然也。方花盛时，我固尝为花之主。栏杆时凭，香雪频闻，既不能护花于生前，免受风饕雨虐，复不能慰花于死后，任其堕溷沾泥。花死有知，应叹遇人不淑矣。趁着星期无事，何妨收拾一番，俾眼底残春，不留馀影。葬花韵事，埋玉多情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余亦何妨学步。乃就庭畔凿土成穴，拾花片纳诸其中。土坟然隆起，成一冢形，植枝其上，以为标识。约两小时而竣事，检视枝头，所存盖无几矣。而彼对待之辛夷，则正嫩苞初坼，浓艳欲流，骄贵之气，咄咄逼人，一若无限风光，为渠占尽。虽然，此俗艳也，我殊不喜。我不敢自谓别具看花之眼，夫以梨花之色静香恬，苟非俗物，殆未有不爱者。余友挹青尝有句云：“万紫千红都看厌，还亏本色此间存。”余谓确合此花身分。惜乎琼姿濯濯，早来零落之悲；玉骨珊珊，易受摧残之惨。开时常泣，满枝都是泪痕；落后谁怜，入地犹留梦影。对此一抔香土，余其能无所悲耶？凭吊未已，哭



之以诗：

幽情一片堕荒村，花落春深昼闭门。知否有人同
溅泪，问渠无语最销魂。粉痕欲化香犹恋，玉骨何依
梦未温。王孙不归青女去，可怜辜负好黄昏。

本是泥涂不染身，缘何零落逐烟尘。明知入地难
重活，只愿升天早返真。几缕香魂明月夜，一抔荒土
玉楼人。再来此地茫茫甚，莫觅残英更忆春。

独吟独会，低徊不能去。一回首间，而秾艳之辛夷，
又触余之眼帘矣。彼花虽非余意所属，然亦不可无诗以咏
之。心有别感，诗语未免唐突，然据意直陈，不作一矫情
语。辛夷有知，或不嗔我薄情也。

脱尽兰胎艳太奢，蕊珠宫里斗春华。浥枝晓露容
方湿，隔院东风信尚赊。锦字密书千点血，霞纹深护
一重纱。题红愧乏江郎笔，不称今朝咏此花。

夜凉如水，依约三更，此时余早入梦。吟魂栩栩，正
缭绕于梨花香冢之间。忽闻一片哭声，凄清入耳。而余醒
矣，辨哭声所自来，似在窗外，颇滋疑惧。徐按衣起，就
窗隙窥之，见一缟衣女郎，亭亭玉立于月光之下。始则倚
树悲啼，继则抚坟痛哭，缠绵哀怨，若不胜情。女郎何
人？非梨影而谁欤？夜阑人静，来此凄凉之地，发此悲咽
之音，小步低徊，啼痕狼藉。彼非别有伤春怀抱者，何为
而至此？然则此花幸矣，既得余为之收艳骨、妥香魂，复
得彼女郎之情泪，滋斯冢土。但未知彼哭冢中之花，亦曾
一念及葬花之人耶？亦知葬此花者，因为伤心之余耶？隔



着一层红纸，几眼疏棂，尽情偷觑。夜深寒重，瘦骨怎生消受！嗟夫梨影，殆颦儿后身耶？不然，胡泪之多而情之痴耶？

“流泪眼观流泪眼，断肠人送断肠人。”此烂熟之盲词，乃为余昨宵之实境。余自目送伊人去后，其呜咽之哭声，仿佛常滞余之耳根。其寂寞之玉容，仿佛常印余之眼膜。中宵辗转，心事辘轳，百感纷来，双眸难合。未明而兴，徘徊庭阶之下，踟躕香冢之旁，万滴红冰，依稀耀目。正遐想间，鹏郎倏至，嘻然谓余曰：“先生真个爱月眠迟、惜花起早矣。彼满地落花，非先生拾而埋之土中耶？先生爱花若是，真花之知己也。”余闻此语，知非出自小儿之口，则漫应之曰：“余非爱花，特爱洁耳。残花之当收拾，犹蔓草之必芟除耳。”鹏郎唯唯。

今夜余自校中归，室中乃发现一至奇异之事，检视案头，余所著《石头记影事诗》一册，已不翼而飞，并昨日之新稿，亦遍觅不得。异哉！入此室者，果为何人？窃诗而去，意又何居？个中消息，殊堪研究也。余之出也，户必加扃，而下锁焉，外人固未由而入也。即属外人，亦必无此窃诗之雅贼。余方穷其心思，以俟此事之究竟，而一注目间，茶蘼一朵，灿然陈于地上，拾而视之，已半蔫矣。反覆而玩索之，簪痕宛在，香泽微闻，知必自美人头上堕下者。噫，吾知之矣，其人为谁？盖梨影也。梨影之人余室而取余诗也，有怀春之思耶？抑有怜才之意耶？余之对于此事，将置之不问耶？抑与之通辞耶？虽然，彼已罄矣，余安所用其情哉！秋娘已老，我无杜牧清狂；文君自奔，我少相如才调。然而穷途潦倒，客舍凄凉，得此解人，以慰寂寞，纵非意外良缘，亦属客中奇遇。而况青衫红粉，一样飘零，同是可怜，能无相惜？我即欲已，情又



乌可以已。无已，请管生一行可乎？乃作书曰：

梦霞不幸，十年蹇命，三月离家。晓风残月，遽停茂苑之樽；春水绿波，独泛蓉湖之棹。乃荷长者垂怜，不以庸材见弃。石麟有种，托以六尺之孤；幕燕无依，得此一枝之借。主宾酬酢，已越两旬。夙夜图维，未得一报。而连日待客之诚，有加无已。遂令我穷途之感，到死难忘。继闻侍婢传言，殊佩夫人贤德。风吹柳絮，已知道樞才高；雨溅梨花，更惜文君命薄。只缘爱子情深，殷殷致意；为念羁人状苦，处处关心。白屋多才，偏容下士。青有泪，又湿今宵。凄凉闺里月，早占破镜之凶；惆怅镜中人，空作赠珠之想。蓬窗吊影，同深寥落之悲；沧海扬尘，不了飘零之债。明月有心，照来清梦；落花无语，扣遍空枝。蓬山咫尺，尚慳一面之缘；魔劫千重，诂觅三生之果。嗟嗟！哭花心事，两人一样痴情；恨石因缘，再世重圆好梦。仆本恨人，又逢恨事；卿真怨女，应动怨思。前宵寂寞空庭，曾见梨容带泪；今日凄清孤馆，何来莲步生春？卷中残梦留痕，卿竟携愁而去；地上遗花剩馥，我真睹物相思。个中消息，一线牵连；就里机关，十分参透。此后临风雪涕，闲愁同戴一天；当前对月怀人，照恨不分两地。心香一寸，甘心低拜婵娟；泪墨三升，还泪好偿冤孽。莫道老姬聪明，解人易索；须念美人迟暮，知己难逢。仆也不才，窃动怜才之念；卿乎无命，定多悲命之诗。流水汤汤，淘不尽词人旧恨；彩云朵朵，愿常颁幼妇新词。倘荷泥封有信，传来玉女之言；谨当什袭而藏，缄住金人之口。此日先传心事，桃笺飞上妆台；他时



可许面谈，絮语扑开绣阁。

余自来之僻境，尘氛已绝，俗虑全蠲，眼前可与语者，舍鹿茸外，几不可再得。日中上课，如傀儡之登场；傍晚归来，如老僧之入定。至此境界，方寸灵台，实无用其纷扰。所有者，思亲之泪、还乡之梦而已。乃近数日来，无端而有吟兰之草，无端而有葬花之举，又无端而月下忽来倩影，更无端而案头失却诗篇，种种不可思议之事，忽于清静无事中，连续发生。绕来眼底新愁，勾起心头旧恨。此意怦怦，静极而动。余亦不自知其所以然，意者此间殆有孽缘耶？

只为一封书，辗转中宵，何曾交睫。今日思之，此书殊太冒昧，以彼心同枯井，节比寒松，而余无端以绮语聒之，宁不足以召玉人之怒？一旦事发，余将置身何地？然不足虑也，衅自彼开，一纸瑶笺，夫岂无因而至？况余心坦白，初无非分之干求，多情如彼姝，读是书也，其或有同是天涯之感，而以一眶清泪饷余也。彼果不能谅余意者，则流水本无心，余亦何必自寻烦恼。所虑者，情网缠人，欲避之而无由耳。余方默自探索，而为余传书之鹏郎，已携得复书至。一幅簪花妙格，灿然陈于余之眼前矣。

白简飞来，红灯无色。盥诵之余，情文虽艳，哀感殊深。人海茫茫，春闺寂寂，犹有人念及薄命人，而以锦字一篇，殷殷慰问于凄凉寂寞中耶。此梨影之幸矣。然梨影之幸，正梨影之大不幸也。梨影不敏，奇胎堕地，早带愁来。粗识之无，便为命妒。翠微宫里，不度春风。燕子楼中，独看秋月。此自古红颜，



莫不皆然。才丰遇啬，貌美命恶。凡兹弱质，一例飘零，岂独一梨影也哉！人生遇不幸事，退一步想，则心自平。梨影自念，生具几分颜色，略带一点慧根，正合薄命女儿之例，不致堕落风尘，为无主之落花飞絮，亦已幸矣。今也独守空帏，自悲自吊，对镜而眉不开峰，抚枕而梦无来路。画眉窗下，鹦鹉无言；照影池边，鸳鸯欺我。个中滋味，固是难堪。然低首一思，则固咎由自取。不加重谴，免受堕落之苦。天公之厚我已多，而尚何怨乎？夫以多才多情如林颦卿，得一古今独一无二之情种贾宝玉，深怜痛惜，难解难分。而情意方酣，奸谋旋中。人归离恨之天，月冷埋香之冢。泪账未清，香魂先化。人天恨重，生死情空。夙因如彼，结果如斯。梨影何人，敢嗟命薄？使梨影而不抱达观，亦效颦卿之怨苦自戕。感目前之孤零，念来日之大难。回文可织，夜台绝寄书之邮；流泪不干，恨海翻落花之浪。病压愁埋，日复一日，试问柔躯脆质，怎禁如许消磨？恐不久即形销骨立，魂弱喘丝。红颜老去，恩先断而命亦随之俱断；黄土长埋，为人苦而为鬼更苦矣。此梨影平日所以当以自怜者自悲，又常以自悲者自解也。乃者文旆遥临，高踪莅止。辱附葭草，不嫌苜蓿。鹏儿有福，得荷裁成；梨影无缘，未瞻丰采。自愧深闺弱翰，漫夸咏絮之才；侧闻阆苑仙葩，颇切葵倾之愿。私心窃慕，已非一朝。继而月中摹花冢碑文，灯下诵《红楼》诗句，尤觉情痴欲醉，缕缕交萦，才思如云，绵绵不断，几疑君为怡红后身。自古诗人，每多情种；从来名士，无不风流。夫以才多如君，情深如君，何处不足以售其才？何处不足以寄其情？而愿来此断肠地，眷念未



亡人，殷勤致意？读君之书，缠绵悱恻，若有不能已于情者。梨影虽愚，能不知感！然窃自念，情已灰矣，福已慳矣，长对春风而唤奈何矣。独坐纱窗，回忆却扇年华，画眉情景。念四番风，花真如梦；一百六日，春竟成烟。破镜岂得重圆？断钗乌能复合？此日之心，已如古井，何必再生波浪，自取覆沉？薄命之身，诚不欲以重累君子也。前生福慧，既未双修；来世情缘，何妨先种。彼此有心，则碧落黄泉，会当相见。与君要求月老，注鸳牒于来生，偿此痴愿可耳。梨影非无情者，而敢负君之情，不以君为知己？但恐一着情丝，便难解脱，到后来历无穷之困难，受无量之恐怖，增无尽之懊恼，只落得青衫泪湿，红粉香消，非梨影之幸，亦非君之幸也。至欲索观芜稿，梨影略解吟哦，未知门径，绣馀笔墨，细若虫吟，殊足令骚人齿冷。君固爱才如随园，苟不以梨影为不可教，而置之女弟之列，梨影当脱簪珥为贄，异日拜见先生，涤砚按纸，愿任其役，当不至倒捧册卷，贻玷师门。此固梨影所深愿，当亦先生所不弃者也。区区苦衷，尽布于此。泪点墨花。浑难自辨，惟君鉴之。梨影谨白。

噫！是人乃有是才耶。则其命之恶也，固其宜矣。一幅深情，如怨如慕。惺惺之惜，余岂无心？此书也，不啻为导余入情关之路线。此后余一幅未干之眼泪，又不愁没洒处矣。

情之所钟，正在吾辈。得一知己，可以无恨。余非到处钟情者，亦非不知自爱者。年逾弱冠，中馈犹虚。不知者疑有他故，实则余之心积愁成恨，积恨成痴，黄尘莽



莽，绝少知音。一片痴心，原欲于闺阁中得一解人，乃求之数年，迄无所遇。此念消灭已久，今岁饥驱到此，初无访艳之心，而忽得一多才多情之梨影，余固自负情痴，彼更怜才心切，遽引余为知己，此不可谓非吾生之奇遇。情之所钟，其在是乎？然而名花有主，早嫁东风，岂惟罗敷有夫，且作姮娥终寡。余以了无关系之人，与之达缄札、通情款，虽云心本无他，毕竟情非所用，将来结果，必有不堪设想者。然则绝之乎？难端自我发者，自我收之，固未晚也。无如此时之心，已不由余自主。除非彼能绝余，则余尚可收拾此已散之情丝，不复粘花惹草。倘彼亦如此者，则此重公案，如何了结？当以问之氤氲使者。噫，知己难得，得一巾幗知己尤难。余已得之，宁非大幸？已矣已矣，愿拚此身以与情魔一战矣。

余伏案草此数行之日记，为时已近黄昏，方搁笔时，而新词一阕，又发现于砚匣之底，取而读之，录其句曰：

骂煞东风总不知，葬花心事果然痴。偶携短笛花间立，魂断斜阳欲尽时。情切切，泪丝丝，断肠人写断肠词。落花有恨随流水，明月无情照素帷。
(调寄鹧鸪天)

怨句清词，深情若揭，若非清照后身，定是小青再世。余诵此词，不期而泪湿纸角。识字为忧患之媒，多才即聪明之误。文人多穷，古今一例，况其为薄命红颜哉！忍哉碧翁，既假之以才，何为慳之以福。既慳之以福，何不并靳之以才。使其无才，则混沌不凿，感触不灵，不知所谓愁，不知所谓怨，并不知所谓情，浑然过此一身，则亦已耳。奈何天生美人，不与以完全幸福，偏与以玲珑心孔，



锦绣肝肠，使之宛转缠绵，多愁善怨，度幽囚岁月，寻眼泪生涯，终其身无展眉之日。是中因果太不分明，虽欲解之，未由也已。

日前鹏郎为余插兰瓶中，历数日而憔悴，今已香销玉殒，无复含烟泣露之态矣。鹏郎嘻然来，指瓶而谓余曰：“此花枯矣。请以好花为先生易之。”言毕，即取瓶中枯茎，掷之于地。余急拾之起。鹏郎笑曰：“先生何爱惜残花若是耶？”余曰：“花虽残，犹有骨在。吾人爱花之容，当兼爱及花之骨。千金市骨，古今传为美谈。余亦当为此花遗骨，寻一好去处耳。”鹏郎连点其首，若有所会。余回视瓶中，则彼已为余易一香酣红醉之花矣。余微愠曰：“鹏郎，曩语汝花须留在枝头看，不可轻折以损花寿，汝奈何又忘之耶？”鹏郎曰：“先生言，余识之。然此花亦阿母教余折取，以供先生赏玩者，毋责余也。”余再视其花，形如喇叭，色深红，问：“此花何名？”鹏郎曰：“此及第花也。先生乃不识耶？”异哉花名，乃逆余耳。此春风得意之花，胡不去媚长安道上之探花郎，乃来伴我凄凉之孤客，不亦辱没芳名而羞煞鰥生耶？彼梨影之赠此花，有意耶？无意耶？惜余之沦落无聊，抑嘲余之蹉跎不振耶？回首前尘，余能无感欤？因成六绝句以答之曰：

东风何处马蹄香，我见此花欲断肠。会得折枝相赠意，十年回首倍凄凉。

浮生换得是虚名，感汝双瞳剪水清。痛哭唐衢心迹晦，更抛血泪为卿卿。

几回伤别复伤春，大海萍飘一叶身。已分孤灯心赏绝，无端忽遇解情人。

背人花下展云笺，赋得愁心尔许坚。只恐书生多